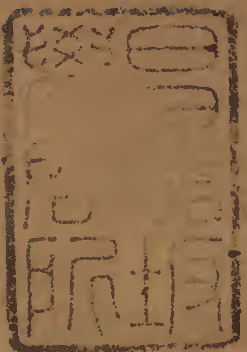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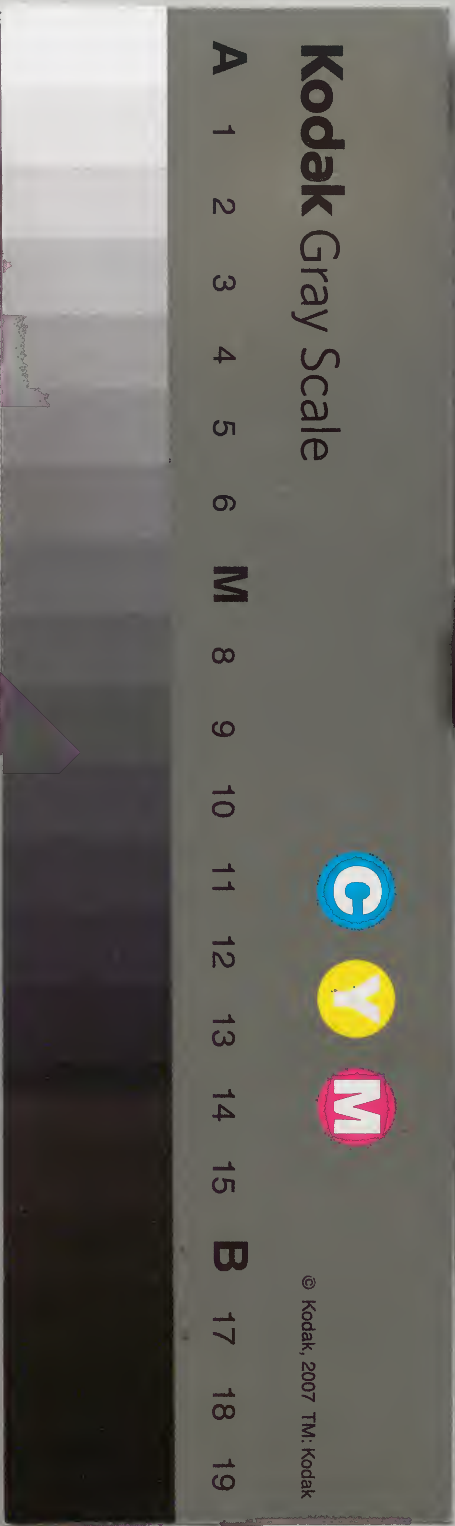
遼史拾遺 十八之廿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一	八	六	三
二	四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八	一	六	書
一	一	三	
函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63
冊數	12	( 9 )
函號	281	26





遼史拾遺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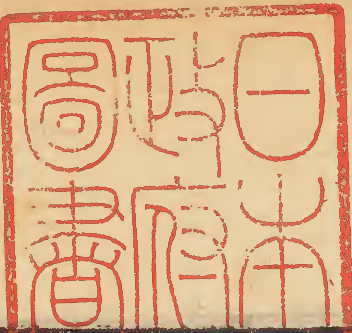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錢塘厲 鶚太鴻撰

表第八屬國表

渤海

文獻通考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俗謂王曰可毒失對面呼聖主箋表呼基下梁開平元年王大諲譔遣王子來貢方物後唐同光三年及天成元年俱遣使入貢進兒口女口先是契丹大首領耶律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蕃多臣屬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常有并吞之志是歲率諸蕃部攻渤海國





夫餘城下之改夫餘城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畱兵鎮之○松漠紀聞曰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部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遊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

王大謹譔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契丹國志曰渤海螭螭紅色大如椀螭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螭螭石舉魷魚之屬皆有之

### 回鶻

王溥唐會要曰貞元五年回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爲鶻字蓋欲誇國俗俊健如鶻也○五代會要曰回鶻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長安六千九百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



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又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部曲奔歸於吐蕃吐蕃處之甘州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嘗以甥稱之○松漠紀聞曰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入卷髮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頰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絲毛氎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膷膈臍礪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

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

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

連中

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為袋以毛繩或綫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

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

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僧

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盛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

齋必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

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

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

以薄青紗幕首而見其面○契丹國志曰回鶻豆高



通史抄遺 卷十八 三  
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  
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党項

冊府元龜曰党項其種有巖昌白銀狼東接臨洮西  
距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  
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五代史曰党項西羌之遺  
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  
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  
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  
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

疆

波斯國

唐會要曰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戶數  
十萬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故事火祆者  
皆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爲歲首地多名馬又  
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冊府元龜曰波斯國其  
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

歲貊國

冊府元龜曰歲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  
東窮大海朝鮮之東皆其地也



大食國

冊府元龜曰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長而大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驢騾殺羊等其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合事天神而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肉

日本國

文獻通考曰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宋雍熙元年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

本國職貢今年代紀各一卷裔然書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竝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繖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世官

新羅國

契丹國志曰新羅國在高麗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



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  
 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  
 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有大事  
 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尚素婦  
 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惟酒食而已輕  
 重隨貧富○文獻通考曰新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  
 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初曰新羅其  
亦在高麗東南兼有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  
 大海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  
 韓濊之地後唐同光元年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

吐蕃

冊府元龜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  
 也後魏神瑞初南涼禿髮樊尼率眾西奔濟黃河逾  
 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以禿髮為國號語譌謂  
 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唐高  
 宗時吐蕃盡牧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  
 嶺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四鎮  
 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  
 有也○五代史曰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  
 於唐著矣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



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  
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  
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

沙陀突厥

冊府元龜曰沙陀突厥在甘州習俗左老右壯溷雜  
男女略與吐蕃同其悍捷便弓馬勝之

靺鞨

五代史曰黑水靺鞨本號勿吉其國東至海南界高  
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  
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

鐵驪

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衆多自西海  
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竝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  
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  
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  
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北  
塞後魏末河西竝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譌也

鶚案金史云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  
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



昏因附姓述律氏中

吐谷渾

會海菁華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渾擁馬西行乃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時

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

吐渾

五代會要曰吐渾本吐谷渾也唐咸通中酋長有赫連鐸者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濤其部族散居蔚州界立爲酋長有白承福者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地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



名紹魯晉高祖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繇是吐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部族皆怨之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誚六年正月晉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

突厥

陷北記曰契丹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嫫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

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嫫厥律略同○冊府元龜曰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沙州燉煌王曹壽沙州回鶻曹順

五代史曰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畱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文獻通考曰沙州畱後



遼史卷之八  
曹義金卒子元忠嗣宋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咸平  
四年封子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爲從子宗壽所  
害宗壽權知畱後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子賢  
順爲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  
軍節度

鶚案曹氏父子遼史去宗賢二字避廟諱也

女直國

無名氏北風揚沙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真番音譌爲  
女真或曰慮直避契丹興宗宗真名又曰女直肅慎  
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

挈氏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  
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  
西界渤海鐵驪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  
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有七十二部落相  
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  
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遷之  
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  
自威州東北分界八室口至東洙江中間所居之女  
真隸契丹威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  
合蘇款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



也自東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板或樺皮牆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藝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才高數尺獨開向南一扉扉掩復以竹綢繆之環室爲土牀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衣厚毛爲衣非入室不徹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革

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真但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山崖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畱顛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珠金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無常居善爲鹿嗚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辨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臧不好爲刺撒謂酒爲敦蘇謂楛殺爲蒙山不屈花不刺官之等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列猶中國總管皆



糾官也自五戶勃極列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  
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  
以郎君總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  
馬皆全甲刀楛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  
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尺形如鑿入不可  
出人攜不滿百枝其法五十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  
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皆備五長戰  
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千長戰死百長皆  
斬能負軍伍戰沒之屍以歸卽得其家貲凡將皆不  
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卒皆自馭無從者

以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  
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  
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  
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師還有大會問有功者與之  
金舉以示衆衆以爲薄復增之法令嚴殺人者死仍  
沒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  
十以六歸主而四輸官其他罪無輕重悉笞背有一  
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  
取民錢者無罪凡有官者將缺坐之廊賜以酒官等  
者於缺上以杖復視事如故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



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鶚案取民錢以下寫本有誤不可考矣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裁  
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  
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  
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卽出襲敗之殺傷甚衆  
○東夷考略曰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  
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  
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  
不入籍號生女真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

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卽粟末河發  
源太白者太白山一名長白橫亙百里巔有水源下  
注成湖出東珠貴者直千金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  
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於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  
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繇開國也

于闐國

五代史曰于闐國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蔥嶺  
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  
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鼈牛尾玉氎等晉遣



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  
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  
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  
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  
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  
界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  
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  
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  
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  
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

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  
人教晉使者作馬蹏木澀木澀四竅馬蹏亦鑿四竅  
而綴之駝蹏則包以鼈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  
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  
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  
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  
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  
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山冬夏殷殷有聲如  
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



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廬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煥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謙磧無水掘地得溼沙人置之甑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冊殿

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稷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澹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高昌國



通史抄遺 卷十八  
揮塵前錄曰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啗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柂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

望月亦如之次歷臥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太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蓋達于越王之子次至達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靺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爲回紇牧羊達靺舊爲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靺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



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  
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  
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繇帛有羊尾大而不  
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  
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卽  
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  
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  
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風乃息凡八  
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  
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卽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

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蔥嶺皆數千里  
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皆穿地爲穴以處飛鳥  
羣萃河濱或飛起卽爲日氣所鑠墜而傷翼屋室覆  
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寸卽廬舍多壞有水出金  
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磴地產五穀惟無  
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牛及鳧鴈樂多箜篌出貂鼠白  
氎繡文花藥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  
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  
然以銀或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  
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



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天死時四月獅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君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

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溫嶺卽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互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鷓鴣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鸚鵡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



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  
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  
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  
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  
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  
而無雲霧且又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  
著木底鞵若皮爲底者卽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  
卽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草木人白  
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  
絹一匹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

安西卽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  
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脣缺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  
聞漢遣使入達靺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  
達靺無使久留因云高昌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  
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  
數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  
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  
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  
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  
靺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



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畱旬日不得去延德之  
自敘云○契丹國志曰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  
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石磧氣候  
溫煥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  
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  
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  
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玉  
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  
北主評價○湯垕畫鑿曰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  
朱墨點點如雨銷灑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

佳

嗚熱補

松漠紀聞曰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  
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  
郡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  
戶統之契丹女真貴遊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  
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閒  
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  
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  
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畱數歲有子始具



通史拾遺 卷十八 三  
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  
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賓盡  
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  
閒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

韃靼 補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  
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  
靺鞨也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部  
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  
并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

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  
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唐末五  
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  
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韃靼之  
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  
糶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  
射獵爲生無器甲矢惟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  
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  
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  
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疆方金人盛時韃



靺鞨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旣立韃靺忒沒真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靺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蒙骨國 補

大金國志曰盲骨子契丹謂之蒙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

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紹興初始畔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至金亮之時與韃靺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至是韃靺乃自號大蒙古國

遼境四至 附

契丹國志曰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不出租稅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



通史抄遺 卷十八  
歸於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豬苓  
白布等物竝係契丹樞密院所轄差契丹或渤海人  
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  
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  
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  
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  
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盜賊詞訟之事  
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  
戰或居民等相率齎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  
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令於邊上買賣

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  
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  
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  
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  
竝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  
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  
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南  
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脊  
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  
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



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  
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  
蜜蠟之物及與北蕃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  
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脊等國界居  
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脊等國無君長皆  
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  
進惟以大馬蛤珠鷹鷂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  
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  
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爲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  
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

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鷂鹿細白布  
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  
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  
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  
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  
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  
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  
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  
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  
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竝與蒙古里國



同甲寅歲會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爾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又次西北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唯此三國爲害無柰何番兵

困之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吐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遼史拾遺卷十八

遼史拾遺卷十九

錢塘厲 鶚太鴻撰

列傳第一后妃

陳大任遼史后妃傳

鶚案金史党懷英傳曰承安二年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契丹國志曰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  
所卽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  
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  
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卽繼之太后曰我非不欲從先  
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  
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陷北記曰世宗兀欲及述  
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  
囚述律於撲馬山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  
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

世宗妃甄氏

契丹國志曰甄后廟碑文翰林學士李昉所撰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隆緒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  
皇太后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  
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  
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燕燕一以漢法  
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  
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



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  
既卒諡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卽韓德讓也○契丹  
國志曰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  
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  
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  
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  
焉其後歸政於帝未踰月而崩

鶚案睿知史稱賢后隆運辟陽之幸其說近誣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齊天皇后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

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  
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契丹國志曰齊天后事  
承天太后尤謹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甚置宮  
闈司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齊天善琵琶通  
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卽耨斤言其事聖宗不之  
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  
所爲也命焚之

鶚案李文福東都事略作李有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豔醜私門后



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  
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  
國之請亦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又曰太后幽於  
慶州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聖宗芳儀李氏補

默記曰趙至忠虞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爲翰林  
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  
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女皆爲聖宗  
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北都教官因覽  
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

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  
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  
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  
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  
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  
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  
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滹  
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  
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敎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  
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



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觀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碑有泰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鶚案遼史公主表聖宗十三女賽哥封金鄉公主李氏生當卽是芳儀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王鼎焚椒錄曰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柰何后幼能誦詩劬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



子冊爲皇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卷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耕幹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

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嬀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我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於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於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



平此亂則知北樞密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尋  
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  
下乙辛每爲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  
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  
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  
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  
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  
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  
豫夏社幾屋此遊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  
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

神所屈萬靈自爲擁護儻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  
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  
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  
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  
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  
絃以寓望幸之意埽深殿閉久金鋪暗遊絲絡網塵  
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  
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  
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  
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



遠身抄遺 卷十九 十一  
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  
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  
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出  
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  
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  
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  
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臨爇熏鑪能將孤悶蘇若  
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鑪待君娛張  
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  
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

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於時上嘗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俱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曾探取尤比顛酥香芙蓉失新豔



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蟾齋那足竝  
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  
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  
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藥  
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鞞拋合縫  
羅鞵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干花釀  
肌膚百和裝元非嗽沈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  
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  
給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

讀而喜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  
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  
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與清  
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  
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  
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  
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  
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  
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  
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



忽於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  
皇后旨召入彈箏於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  
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  
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著綠巾  
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鞞皇后亦著紫金百鳳  
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  
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  
三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  
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  
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

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卻賽真嬾龍此後但聞惺惺若  
小兒夢中唬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  
不起可爲我叫醒登叫惟一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  
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  
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  
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  
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  
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  
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  
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



通史抄遺 卷十九  
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  
并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  
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託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  
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豈忍更作淫奔失行  
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  
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  
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  
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鞞亦非汝所著爲宋國服  
耶上怒甚因以鐵骨朵擊后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  
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

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  
奏樞密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  
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  
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  
照姦宄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柰  
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  
燕也如何更作十香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  
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  
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已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



決卽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救后自盡時皇太子及  
齊國諸公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  
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睂目覷然南  
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  
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託後鈎兮凝位忽前星兮  
啟曜雖釁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  
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  
心兮自陳冀回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慙遏飛霜兮  
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

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  
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  
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  
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  
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  
嘗不起於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於乙辛然  
其始也由於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  
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  
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於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



遼史抄卷之九  
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慙於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於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於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於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天祚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覲雲中起兵兀室誅余覲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旣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旣而泣下

天祚元妃蕭氏

金節要曰粘罕之妻乃遼主天祚元妃  
鶚案天祚皇后元妃史俱云從西狩以疾亡而二書所說不同如此豈陳大任以金人修遼史故諱之邪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五代會要曰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汎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月復賜姓李名贊華○五代史曰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

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又曰唐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畱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冊府元龜曰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畱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爲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



遼史補遺 卷十九  
爲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華謂使者曰若須令  
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召而證之贊  
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爲僧使者引統軍李  
從昺爲證贊華以手畫空曰使者之言如水上畫字  
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清異錄曰契丹東丹王突  
欲買巧石數峯目爲空青府○堯山堂外紀曰東丹  
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汎海奔唐載書數千卷習舉子  
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居易  
字樂天也○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曰晉朝太子  
少師李公講肅受命護東丹王喪柩歸北遣回賜名

馬百餘匹別賜馳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宣和  
畫譜曰李贊華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弓挾彈  
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  
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議者以謂馬尚豐肥筆  
乏壯氣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十有五雙騎圖一獵  
騎圖一雪騎圖一番騎圖六人騎圖二千角鹿圖一  
吉首竝驅圖一射騎圖一女真獵騎圖一○皇朝類  
苑曰祕閣有東丹王千角鹿圖東丹王歸中國賜姓  
李名贊華亦能爲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  
鹿出虜中所畫誠妙筆也○周密志雅堂雜鈔曰王



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遼東志曰  
顯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世宗以人  
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  
中作影殿制度宏麗

遼史拾遺卷十九

遼史拾遺卷二十

錢塘厲 鶚太鴻撰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契丹國志曰韓延徽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  
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  
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  
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所屬皆入於  
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畱之使牧馬  
於野○資治通鑑曰契丹主稱帝以延徽爲相晉王



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畱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列傳第五

王郁

資治通鑑曰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以遺處直曰是郎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

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爲唇齒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謀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都自爲畱後

列傳第六

遼史合遺

卷二十一

二 振綺堂校刊



趙延壽 子匡贊補

冊府元龜曰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耶後必有甲兵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之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爲樞密使○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五代史曰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許王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冊府元龜曰晉天

福三年九月庚申契丹使蹀蹀延信押按各馬往雒京搬取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匹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契丹國志曰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供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



通史拾遺 卷二十一  
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  
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  
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  
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  
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  
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  
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  
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  
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  
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反爲仇讎北

面與我戰爭勤兵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  
此時悉除之豈可畱以爲患乎延壽曰向畱晉兵於  
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患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  
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  
得免分遣還營○玉堂閒話曰五代契丹入寇之初  
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  
曰白頸鴉形質麤陋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  
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  
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皆男子前後有夫數十人少



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射  
被雙韃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長也後爲克  
州刺史馮彥卿戮之○李昉等太平廣記曰趙延壽  
將家子幼習武略卽戎之暇復以篇什爲意嘗在虜  
廷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  
人回移帳就射鷗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飢還啄馬  
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南人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東都事略曰劉溫叟仕晉  
爲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  
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爲縣令趙延壽曰學

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得不黜○十國春秋  
曰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  
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  
至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  
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榜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  
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  
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  
錮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畱西洛未幾晉高祖命  
匡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  
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



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畱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已後蜀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明年春離鎮朝漢漢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已仕周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宋初加檢校太師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

趙思溫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曷魯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溫繒帛器皿以前屯瀛州

援王師討魏故也○資治通鑑曰契丹旣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畱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爲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

延照後入契丹

鶚案延照史作延昭

王惲秋澗集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曰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



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  
逮州縣職二百餘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勳閥富盛照  
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  
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

張礪

耶律郎五

麻荅附

冊府元龜曰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  
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  
達之間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  
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資治通鑑曰天成元  
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

示繼岌甲子旦召郭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溘陽張礪詣魏王府  
慟哭久之○冊府元龜曰張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  
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語無  
厭倦色因密言曰契丹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  
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  
唯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契丹國志曰耶  
律郎五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  
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爲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



遼史卷二十一  
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  
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  
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  
剽掠殆盡○又曰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  
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  
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  
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  
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畱守至恆州崔廷勳見麻  
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猶  
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

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遣使督運於  
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  
者舉州降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  
將千騎攻洺州契丹畱恆州者僅八百人漢兵突入  
府中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  
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剽晞崔廷勳皆  
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  
人取財恆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酖  
殺之

鶚案耶律郎五麻荅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列傳第十

張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河北既罷兵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不輟虜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

邢抱朴

大同府志曰龍首書院在應州西南遼翰林學士邢抱朴建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王文正公筆錄曰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卽位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



遼史抄遺 卷二十一 九  
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  
秋已高國主承襲已久其忻納之威平六年夏四月  
石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  
請遣使至北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  
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  
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卽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  
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瀘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  
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雷而不  
遣及德清通利兩軍被圍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  
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

何來之晚也卽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  
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  
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啟導之自是生  
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  
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  
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  
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結南北歡好若此可  
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卽死與  
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東都事略曰王繼忠開封  
人也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眞宗在



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鬪累日援兵不至遂陷於契丹○隆平集曰王繼忠開封人咸平末陷虜中初謂已死贈大同軍節度使錄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虜俾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使臣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上以誓好既定姑詔諭之虜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爲吳王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戚援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蕃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爲皇帝帝以隆運輔



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改封晉王左右護衛特置百人北法護衛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動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輜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眞容置之殿內

郭世珍

補

遼縣志曰郭世珍遼陰人仕遼至司徒時承天太后侵宋俘獲甚衆師次范陽世珍上言降卒皆有懷土之情驅之而北終不爲用太后嘉納縱活數萬人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

子慥古

契丹國志曰蕭奧只番名埽古即慥古燕京統軍使撻



里麼即撻之子撻里麼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爲祇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奧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談論移日曲盡其權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老學庵筆記曰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唯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



通史抄遺 卷二十一  
賦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  
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  
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  
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爲虜畫策增歲賂者然  
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郝經  
陵川文集房山先生墓銘曰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  
龍節度使伴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爲王公  
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  
餘年入金源氏爲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

杜防

後山談叢曰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  
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  
遣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  
莫能及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

補

契丹國志曰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



欲斤斤自修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  
給親族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間授洗馬改著  
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爲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  
令封燕國公嘗上言疆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  
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  
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  
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卒  
賜諡曰剛簡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契丹國志曰李儼資性巧猾善諛佞嘗與知樞密院  
事牛溫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蕭奉先爲  
內主溫舒不能勝○雲莊四六餘話曰紹聖中蔡京  
爲館伴時遼使李儼畱館頗久一日儼方飲次忽將  
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  
雖葉落那可輕離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弟保先附

契丹國志曰蕭保先亦奉先弟也爲渤海畱守少師  
政令嚴酷女眞之亂被殺



契丹國志曰天祚立琳兩爲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  
眞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  
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自  
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  
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  
轉戶則使役良家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三萬餘  
琳自顯州進兵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  
爲來攻間道以精騎度河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  
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後女眞援至師自驚恐望

張琳

風而潰死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遼興軍節  
度使乃平州也

耶律余覲

沈良靖康遺錄曰先是幹離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  
來催所許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  
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  
契丹人爲金所滅不能無怨因請賜余覲書令慶齎  
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使車過河卽宣言南朝有  
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粘罕由是  
愈忿矣○靖康要盟錄曰靖康元年四月因虜使蕭



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於澶淵惇修信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鬥之事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勿遵神人怨恫致金人之彊暴敢肆陸梁倣擾邊境達於都城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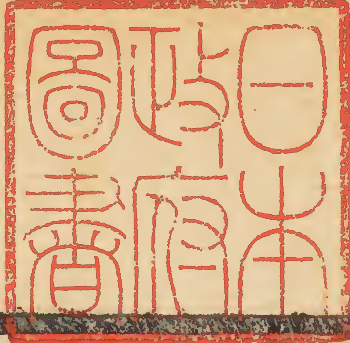
禪肆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良用欣懷昔聞金吾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之計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爲孝而於耶律氏之計誠至忠矣宗



社之英天人所相爲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  
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一  
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事  
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  
令蕭仲恭趙輪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  
鶚案余覩仕遼爲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三年  
大舉伐宋余覩爲元帥右都監事詳金史靖康帝  
書中所稱蓋兩國之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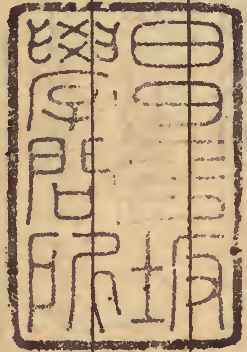
松漠紀聞曰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  
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  
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  
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  
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  
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  
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  
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  
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  
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人云余都下人旣在  
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謂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  
獲之按其鞞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





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  
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  
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靺達靺先受悟室  
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靺善  
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  
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遼史拾遺卷二十



天保十西



